

蘇聯文藝

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G

蘇 聯 文 藝

3

REPRINTED BY BELLING BOOK

蘇聯時代事報出版社出版

Pravda 1943

小說

葛 洛 斯 曼
(В. Гроссман)

人 民 不 死

(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

—

一九四一年的一個夏季的黃昏，一個重砲隊在往戈美爾(Гомель)去的路上走着。砲是這樣巨大，甚至連頗有經驗的，什麼都見過的輜重兵都懷着興趣注視這龐大的鋼管。塵埃飛揚在黃昏的天空中，砲兵的面孔和衣服都是灰色的，眼睛是充血的。只有不多幾個人步行，大多數坐在砲上。一個戰鬥員用他的鋼盔喝水，水滴在他的下巴流掛着，濕潤的牙齒發着光輝。似乎這位砲隊瞄準員在笑，其實他並沒有笑——他的臉是深思的，疲勞的。「天——空！」——走在前面的中尉拖長的叫了一聲。

在一座小小的橡樹林上有兩架飛機向公路這面迅速的飛來。人們都驚惶地監視着它們的飛行，並且互相交談着：

「這是我們的！」

「不，是德國人。」

於是，也像往常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樣，發出了戰地的雋語：

「我們的，我們的，何處是我的頭盔？」

飛機橫斷公路飛過去，這就是說，它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通常看見了縱隊，總要轉個身，採取和道路平行的路線。

強大的拖車在村街上滯重的拖着大砲。在刷得白白的小村舍之間，在種着像毛髮蓬鬆的金球似的，在落日的餘輝之中燃燒着的紅色芍藥的村莊式小庭園之間，在坐在土堡上的婦人和白鬍鬚老人之間，在牛叫和花狗吠聲之間，在黃昏靜謐的村子裏浮動着的大砲，看來有些奇怪和異常。

在一座小橋旁邊停着一輛輕便的汽車，等候大砲拉過去，這座小橋由於可怕的，他所不慣的重壓，發出呻吟聲。看來似乎慣於這樣停車的汽車夫，帶着微笑打量那位用頭盔喝水的戰鬥員。坐在他旁邊的營委員時時向前看望——是否看到縱隊的尾巴。

「波加列夫（Богарев）同志，」汽車夫帶着烏克蘭（Украина）的口音說道，「或許我們就在這裏過夜吧，否則天快要黑下來了。」

營委員●搖搖頭。

「必得趕一趕了，」他說，「我必須到司令部去。」

「這種路夜裏反正是走不過的，否則要在樹林裏過夜了，」汽車夫說。

營委員笑起來了：

「怎麼，還想喝牛奶嗎？」

「那有什麼呢，不是很明白嗎，喝點牛奶，吃點油煎馬鈴薯。」

「還要吃鵝肉呢，」營委員說。

「難道會沒有嗎？」汽車夫帶着快樂的興奮說。

「過三個鐘頭我們一定要到司令部，無論路是怎樣難走，無論天是怎樣黑暗。」

一會汽車便開到橋上去了。白頭的小孩子們跟在車子後面跑。

「叔叔，叔叔，」他們喊道，「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

● 這裏是指軍隊中的軍事委員，營有營委員，師有師委員。

梨子去，」他們把黃瓜和還沒有成熟的挺硬的梨子拋進半開着的汽車裏。

波加列夫向孩子們揮揮手，覺得在他的胸膛裏拂過一陣感動的寒冷。他看着村童們怎樣送別退却的紅軍，他不能不同時有痛苦和甜蜜的覺。

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арев）在開戰前是莫斯科某大學演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的教授。研究的工作使他發生興趣，他竭力減少時間去演講；波加列夫的主要興趣是在於他在兩年之前所開始的研究。他工作完畢之後回到家裏，坐下吃晚飯，他從皮包裹拿出手稿閱讀。妻問他小菜是否合他的口味，鹹炒雞蛋是否够吃，他答非所問；她生氣，她笑話，他却對她說：「你可知道，麗莎（Лиза），我今天經驗到真正的愉快——讀了幾封馬克思（Маркс）寫給拉法爾格（Лаварг）的信，是不久之前剛從一個舊檔案裏挖出來的。」她聽着，不禁對於他的興趣和激動發生興趣。她愛他並且以他自傲——她知道，同志們多麼尊敬他，懷着多麼的欽佩談論他天賦的清白完美和純潔無疵。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洛維赤·波加列夫担任前綫政治管理局敵工部代理部長。他有時想起大學裏手稿保藏所的涼快的大廳，滿堆着文稿的桌子，燈罩下面的燈泡，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梯子從這隻書架推到那隻書架時梯輪所發出的軋軋之聲，有時他的腦海裏泛浮出他還沒有寫完的著作中的個別的句子，並且對於這樣生動地和熱烈地激動他的問題，加以思索。

汽車在前綫道路上奔馳着。有灰暗的，瓦色的塵埃，有黃色的，淡灰色的塵埃，——由於這種塵灰，面孔都顯得死沉沉的了，塵埃之雲霧籠罩在前綫道路的上空。這是幾十萬雙紅軍的靴子，載重車的輪子，坦克的齒輪，曳引車，大砲，這是羊和豬的小蹄，集體農場馬匹的馬羣，大羣的乳牛，集體農場的曳引機，軋軋作響的難民們的小車子，集體農場工作隊員的草鞋和從波勃魯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莫愁里（Мозырь），士洛賓（Жлобин），歇畢多夫卡（Шепетовка），別爾其赤夫（Бердичев）退出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的塵埃。塵埃籠罩在烏

克蘭和白俄羅斯（Белоруссия）的上空，塵埃在蘇維埃土地的上空結成一團一團的球。夜裏，陰暗的八月天被村莊大火的兇惡的紅暈照耀得發出赤紫色。飛機炸彈炸裂的沉重之聲在陰暗的橡樹和松林上，在搖曳的柳樹林上滾過去，綠色的和紅色的飛彈縫着天際厚重的紗布，高射砲彈的炸裂像白色的火花似的爆發着，滿載着地雷炸彈的「亨克爾」（Хейнкель）●在極高的黑暗中辛酸地吼叫着，似乎它們摩托的聲音是在說：「運——送，運——送」。村莊和部落裏的老人，老婦，孩子送別退却的戰士，對他們說：「親愛的，喝點牛奶去……吃點奶酪，拿點包子去，兒呀……帶點小黃瓜在路上吃吃。」老婦們的眼睛哭着，哭着，在成千成萬滿是塵灰的，嚴峻的，疲乏的面孔中尋找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婦們拿着包有禮物的白色包裹伸過去，懇求着說：「拿去吧，拿去吧，親愛的，你們都在我的心裏，像親生的兒女一樣。」

德軍從西方開過來。德軍坦克上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綠色的蛟龍，狼頭和狐尾，長角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放着被征服巴黎（Париж）的，被破毀華沙（Варшава）的，被羞辱凡爾登（Верден）的，被焚貝爾格勒（Белград）的，被掠奪布魯塞爾（Брюссель）和亞摩斯德爾登（Амстердам）的，奧斯洛（Осло）和那爾維克（Нарвик）的，雅典（Афины）和琴尼亞（Гдыня）的照片。在每一個軍官的紙夾裏都有留着前髮和捲髮的，穿着寬大條子寢褲的德國少女和婦人的照片，每一個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珊瑚錢，黃珠子眼請的布人。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都有俄德軍事會話冊，裏面都是這樣普通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要動」，「槍在什麼地方」？「投降」。每一個德國兵士都學會：「尼（牛）奶」，「米（麵）包」，「提（雞）子」，「各各（可可）」，「嘖——嘖（槍聲）」和「拿來，拿來。」他們從西方開來。

幾千萬人從清明的奧卡（Ока）河和寬廣的伏爾加（Волга）河，從黃色嚴峻的卡馬（Кама）河和翻泡的伊爾德斯（Иртыш）河，從哥薩赫斯坦（Казахстан）的草原，從頓巴斯（Донбасс）和克爾樞（Керчь），從阿斯特拉漢（Астрахань）和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

● 德國轟炸機的牌子。

起來迎接他們。人民起來保衛，幾千幾萬隻忠實的做工的手挖掘防坦克壕，戰壕，掩蔽處，泥坑；喧嘩的叢林和森林默默的躺下它們成千成萬株的樹幹，橫在公路上和安靜的村鎮裏，多刺的鐵絲給大小工廠的院子編起籬笆來，鐵在我們綠蔭的可愛鎮市的廣場和街道上看來像防坦克的刺蝟。

波加列夫有時會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容易的突然在幾小時之中切斷了他從前的生活；他欣慰的是在艱苦的情形之下還能保持判斷力，還會堅決而迅速的行動。最主要的是，他看見，在這裏，在戰爭中，他還能保持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人們相信他，尊敬他，並且感覺到牠內心的力量。他時常對自己說：「不，不，我並不是白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的辯證法對於我是應付這次戰爭的極好的陰形訓練，歐洲最老的文化都在這次戰爭中塌倒了。」但是他並不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他覺得，他對於紅軍戰鬥員，對於戰爭的核心，站得不够接近。他想從政治管理局調出去做直接的戰鬥工作。

他時常要審問德軍俘虜，——大部分是上等兵和下級軍官。他發覺，日日夜夜在審問時使他苦惱的對於法西主義的憎恨，變成蔑視和嫌惡了。俘虜大多數都很胆怯。他們迅速而自願的說出部隊的番號，武裝，並且保證說，他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工人，曾經因為革命思想而坐過監牢，並且都衆口同聲的說：「希特勒大敗，大敗」，雖然十分顯明，他們的信仰是相反的。

他只是難得碰到被俘後仍有勇氣的法西斯蒂說他們是忠於希特勒的，說他們相信日耳曼民族奴役全世界民族的首領。波加列夫平常總詳細盤問他們，他們什麼都沒有閱讀過，甚至於法西斯的小冊子和小說；非但沒有聽見過歌德（Гете）和悲多芬（Бетховен），而且連德國這樣的名人，像俾斯麥（Бисмарк），或是軍人中著名的莫里特克（Мольтке），腓德烈大帝（Фридрих Великий），施利芬（Шлиффен）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他們國社黨區黨部書記的姓名。波加列夫詳細研究德軍指揮部的命令，他在這些命令中指出對於組織的非常才能：德國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掠奪，焚燒，轟炸，德國人會在戰地的露營中組織空食物罐頭的搜集，會草擬巨大縱隊複雜的行動計劃，千千萬萬的小

節纖細都不遺漏，並且準準確確的，用着一種機械性的準確性執行這些細篇。在他們機械地服從，一無頭腦地開步走的才能中，在那種藉紀律來銲接的千百萬兵士羣衆的複雜而巨大的行動中有一種不是一個人的自由理性所能持有的卑微的東西。這並不是理性的文化，而是一種本能的文明，是一種來自螞蟥和獸羣組織性中的東西。

在全部時期中，在無數德國信函和文件中，波加列夫只看到兩封信：一封是一個青年婦人寄給一個兵士的，另一封是沒有發出一個兵士寄回家去的信，他在這兩封信裏看到沒有呆板自動性的思想，與遲鈍的小市民的卑微性無涉的感情，這兩封信裏充滿着對於德國人民所作所爲的罪行而感覺的羞愧和悲哀。有一次他詢問一個中年軍官，這位軍官過去是一個文學教授，這人也是有思想的，是真正憎恨希特勒的。

他對波加列夫說：「希特勒並不是人民財物的創造者，而是劫掠者。他奪取了德國人民的勤勉，工業文化，他像沒有開化的強盜，却駕駛着一輛技術科學博士所造的極完美的汽車。」

波加列夫想道：「他們永久，永久不能戰勝我們國家。他們對於瑣碎細節的計算愈是準確，他們的行動愈是數學化，那末他們對於主要事物瞭解的無助便要愈加充分，他們就將到來的慘局便要愈加可怕。他們計劃繁文細節，但是他們却是在平面中思想。歷史發展的規律沒有在他們所開始的戰爭中被瞭解，並且也不會被本能性的和低級完善性的人們所瞭解。」

他的汽車在幽暗的涼爽空氣中，在曲折小河上的小橋上，在霧氣的山谷中，在反映着巨大八月天上星光的安靜池塘的池畔奔馳着。汽車夫聲音並不很高的說：

「營委員同志，你記得那個坐在砲上用頭盔喝水的戰鬥員嗎。現在我有這樣的感覺——他一定是我的兄弟；現在我明白了，他爲什麼這樣注意我！」

二

師委員乞列德尼成果（Чередниченко）在軍事委員會開會之前

，在花園裏踱來踱去。他走得很緩慢，有時停下來，把烟裝進他短短的烟斗。他在古宮旁邊走過，向池子走去。那座古宮有着現在已經改為鐘樓的陰暗高塔。綠色茂密的枝椏掛在池子的上空。晨曦明亮的照耀着在池子裏游泳的天鵝。天鵝的行動是這樣緩慢，牠們的頸子是這樣鼓得緊緊的，似乎是因爲綠水濃厚得，緊密得無法克服。乞列德尼成果停下來，深思地看着白鳥。柔潤的黃沙在他的靴子底下發着吱吱的響聲。一個年紀已經不很輕的，長着黑鬍子的少校從交通站那面在花園的小徑上走過。乞列德尼成果認識他——他在作戰部工作，曾經向師委員報告過兩次形勢。和師委員平行的時候，少校高聲的說：

「請你准許我報告，軍事委員同志。」

「好，請報告，」乞列德尼成果說，一面注視着被少校的高聲所驚動的天鵝，怎樣游到池子的對岸去。

剛剛從第七十二 С. Д. ● 指揮員那裏接到報告。」

「這是馬卡洛夫 (Макаров) 的報告嗎？」

「是的，是馬卡洛夫的。非常重要的消息，軍事委員同志：昨天靠近二十三點鐘的時候敵人用大量的坦克和摩托步兵開始行動。俘虜招供，他們是屬於古德良 (Гудериан) 坦克軍的三個不同師團的，他們行動的方向是烏維恰 (Увеча)——諾伏格拉德·歇維爾斯克 (Новоград-Северск)。」

少校看了看天鵝，說道：

「據俘虜招供，坦克師團並不是完全的。」

「關於這一點我夜裏就知道了，」乞列德尼成果說。

少校好奇的看了看他長着一對大而狹的眼睛的多皺的臉。師委員眼睛的顏色比他經歷過一九一四年俄德戰爭的風霜和內戰的草原行軍的黑色面皮要光亮些。師委員的臉顯得是安靜的深思的。

「我可以走了嗎，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問。

「請報告從中部地段來的最後戰報。」

「戰報要到四點零零 ● 」。

● С. Д. 爲 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 (射擊師團的縮寫。)

● 即四點鐘正。

「唔，竟要『零零』起來了嗎，」乞列德尼成果說，「也許，在三點五十七分也有吧。」

「可能，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微笑着說。「那次戰報裏什麼特別的消息都沒有。在其他地段敵人沒有表現特別活躍。只是在渡口的西面，敵人佔領馬爾契興那·布達(Марчихина Буда)村，當時他受了一營半的損失。」

「什麼村子？」乞列德尼成果問，轉身向少校。

「馬爾契興那·布達，軍事委員同志。」

「準確嗎？」乞列德尼成果嚴厲而高聲的問。

「完全準確。」

少校剎時停頓一下，然後微笑着。用負咎的聲音說：

「美麗的天鵝，軍事委員同志。是巴斯克維赤·愛里亡斯基公爵(Князь Паскевич-Эриванский)養的，像我們在村子裏養鵝一樣。昨天空襲時打死了兩隻，遺下了小鵝。」

乞列德尼成果又抽煙，吐出煙霧來。

「可以走了嗎？」

乞列德尼成果點點頭。少校敲了一下皮鞋根，經過站在一株老楓樹旁邊的乞列德尼成果的勤務兵面前，向司令部那方面走去。師團委員站了好一會，看着天鵝，池子綠水面上的光亮的光點。然後用沙啞的低聲說：

「怎樣呢，媽媽，怎樣呢，廖涅(Леня)，還能再見你們嗎？」發出兵士的，艱難的咳嗽聲。

當他用了平時緩慢的步履走向宮裏去的時候，等候他的勤務兵問道：

「師委員同志，要派一輛汽車去接你的母親和兒子嗎？」

「不要，」乞列德尼成果簡短的說，看了一眼勤務兵驚異的面孔，補充說：「今天夜裏馬爾契興那·布達已被德軍佔領了。」

軍事會議在狹長的窗子上掛着帷簾的高大的穹形廳屋裏舉行。鋪在桌子上的有纓子的紅台布在半昏暗中顯得是黑暗的了。在開始之前約摸十五分鐘的時候，值班書記一無聲息的在地毯上走過，用耳語聲對勤務

兵說：

「摩爾齊興（Мурзихин），蘋果給司令拿來了嗎？」

勤務兵迅速地回答道：

「和往常一樣，我已經吩咐過了，炭酸水和「北巴里米拉」（Северная Пальмира）^⑤，看，已經拿來了。」

傳遞員端着綠蘋果和幾瓶炭酸水走進廳屋。

「放到那張小桌子上去，」書記說。

「難道我不知道嗎，營委員同志，」傳遞員說。過了幾分鐘參謀長走進廳屋，是一位面色不滿意和疲倦的將軍。跟着他進來的是上校，——作戰部長，拿着一捲地圖。上校是一個瘦長子，紅臉，相反的，將軍則是一個胖子，面孔蒼白，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們互相很相像。將軍問一個立正着的勤務兵道：

「司令在那？」

「在直達通話處，少將同志。」

「接通了嗎？」

「恢復了已經二十分鐘。」

「你看，彼得·葉飛木維赤（Петр Ефимович），」參謀長說，「你的誇口的史吉密赫里（Стемехель）說要到中午的時候才能修好。」

「那不是更好嗎，伊里亞·伊萬諾維赤（Илья Иванович），」上校回答說，並且懷着一種在這種情形之下部下可以有的嚴厲，補充說：「你什麼時候才睡覺呢？你已經第三夜沒有睡覺了。」

「唔，你知道，情形是這樣，想不到做夢的事，」參謀長說，走到小桌子跟前，拿起一個蘋果。上校把地圖攤在大桌子上，也伸手去拿蘋果。立正着的勤務兵，和站在書櫥旁邊的書記，都微笑着，交換眼色。

「就是這個，就是它，」參謀長俯身在地圖上，細看那隻表示德軍坦克縱隊深入我軍防綫紅色半圓形的行動方向的粗藍箭。他眨了眨眼睛，審視地圖，然後咬一口蘋果，皺起眉頭來說道：

「呸，怎麼酸得厲害啊。」上校也咬了一口蘋果，急急忙忙的說：

「是的，我報告你，是純粹的酸醋」他憤憤地向勤務兵道：

⑤ 爲出索蘋果的地方。

「難道不能給軍事委員會弄到好些的蘋果嗎？胡鬧！」

參謀長笑了起來：「關於口味是不能爭論的，彼得·葉飛木維赤。這是司令特別定的，他喜歡吃酸蘋果。」

他們俯身在桌子上，互相低聲的談起來。上校說：「對於主要交通綫的威脅，不是顯然說明行動的目的嗎，你只要看一看，這不是左翼的包抄嗎。」

「噯，那能算是包抄，我們就說是潛在的包抄威脅吧。」他們把咬動的蘋果放在桌子上，同時站直身子；戰綫司令葉列明（Еремин）——一個高長的，瘦瘦的，灰白頭髮修得短短的人走進廳屋。他走進來，高聲的踏着靴子，不像大家那樣在地毯上走，而是在掃得乾乾淨淨的吱吱作響的狹條地板上走。

「你們好，同志們，你們好，」他說。他打量了一下參謀長，說道：「你的面色為什麼這樣疲倦，伊里亞·伊凡諾維赤？」參謀長，平常總以名字和父名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喚司令的，現在，在軍事委員會重要會議之前，高聲的回答道：

「我自覺很舒服，中將同志，」並且問道：「准我報告形勢嗎？」

「好的，看，師委員來了，」司令說。

乞列德尼成果走進廳屋，默默的點點頭，坐到桌角上的最邊的一張椅子上去。「等一會，」司令說，把窗戶打開，「我不是叫把窗子打開的嗎，」他對書記嚴厲的說。

參謀長所報告的形勢並不是輕快的。這是關於那一時期的事情，就是德國法西斯軍隊所插入的楔子打擊我軍的側翼，並有被圍威脅的時候。我們的部隊退往新防綫。在每一個渡河處，在每一個丘陵防綫上都進行長久的血戰。但是敵人還是進攻着，而我們則退却着。敵人佔領城市和廣大的土地。法西斯的無線電和報紙報告一批一批新的勝利。法西斯的宣傳歡騰着。我們也有這種人，他們只看到他們覺得似乎是不可否認的事物：德軍向前進，蘇軍向後退。這些人被弄得垂頭喪氣了，他們並不指望前途會有什麼好轉。德國「人民觀察報」用紅字排印極大的標題，法西斯俱樂部裏發表歡欣的演說，妻子們等候自己的丈夫回家，似乎只是過幾天和過幾星期的事了。

參謀長向軍事委員會所報告的形勢是很嚴重的。報告者，他的副手上校，書記，司令，師委員——大家都看着指向蘇維埃國家身體的藍箭。上校覺得它是可怕的，它在劃綫的紙上活動，急進着，不知道疲倦。司令比別人更熟悉後備師團，在深遠後方的，現在從東向西開來的軍隊，他清楚的感覺出戰鬥的陣綫，他在生理上感覺得出地勢的坎坷，德國人所造浮橋的搖動，急流河道的深度，他在那裏迎接德國坦克的沼澤泥濘。對於他，戰爭不僅是在地圖的方塊上進行。他是在俄羅斯土地上作戰，在長着蔥翠森林的，罩着晨間迷霧的，昏暗中有着難於置信之光明的，長着稠密的沒有割去的大麻的，有着高高的穀堆，乾草堆，晾穀倉的，有着建立在斜削的河岸上的小村莊的，有着滿長着矮樹的丘陵的大地上作戰。他感覺得出村中大道和曲折小路的長度，他感覺得出塵灰，風，雨，被炸的小車站，被毀壞的路軌，藍色的箭頭既不使他驚懼，也不使他激動。他是一位冷靜的將軍，深愛和熟悉自己的土地，善於並且喜愛作戰。他所要的只是一件——進攻。但是他却退却着，所以這使他苦惱。

他的參謀長，學院的教授，擁有一個軍事學家，戰術方法和戰者決定的通曉者所俱有的一切資質。參謀長富於軍事歷史學的經驗，喜歡在軍隊所進行的戰事中找出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戰事相同和相異的地方。他俱有活的，不拘泥於教條的頭腦。他對於德國將軍們機動戰術的能力，法西斯步兵的活動能力，他們空軍和地上軍隊呼應活動的擅長，估計很高。有一次他夜裏做夢，他在自己的司令部辦公室裏試驗著名的甘茂林（Гамелен），因為他不懂得機動戰爭的特點，用雙腳去踐踏他。我軍的退却使他銷沉，他覺得藍的箭頭是指向他俄羅斯軍人的心窩。

司令部的作戰部長是靠着軍事地形學的種類而思想。對於他唯一的實際是兩公里型^④的方塊，並且他總不能準確的記得，他桌子下的地圖已經換了幾張，那些狹路是畫過藍鉛筆和紅鉛筆的。他覺得，戰爭是由司令部進行的，表明伸到蘇軍側翼的德軍摩托化縱隊動向的藍色箭頭，他覺得是依照尺度和速度的數學公式移動的。在這種移動中，他除了看到幾何學上的規律之外，沒有什麼別的規律。

④ 指每一生的米突合實際上兩公里的大地圖。

最鎮靜的人是沉默着的師委員乞列德尼成果。「兵士型的庫杜淑夫」，——人們稱呼他。在這位面色沉思和有些悲哀的不慌不忙的，慢性人的周圍，在戰鬥最白熱化的時候，形成非常安靜的氛圍氣。他那種嘲笑的簡潔的言詞，他那種銳利有力的句子時常會使人複述和回憶。大家都很熟悉他闊肩和矮壯的身材，他時常緩緩的散步，深思的抽煙，或者坐在長椅子上，稍為皺着些眉頭，思想着，任何指揮員和戰鬥員都會在心上快樂和舒服起來，在他們看見這位眼睛眯縫着，眉頭蹙皺着，嘴裏含着短烟斗的高頸骨的人的時候。

當參謀長報告的時候，乞列德尼成果坐着，低垂着頭，不知道他究竟在那裏仔細的聽還是深思。只是有一次他站起來，走到參謀長跟前，看看地圖。

報告完結之後，司令向將軍和上校提出問題，並向師委員看了一眼，等候他參加討論。上校時常把自來水筆從軍裝袋裏摸出來，在手掌上試一下筆頭，然後又把筆藏起來，過了一會又把它拿出來，把筆尖在手掌裏試一下。乞列德尼成果觀察着他。司令在廳屋裏踱步，條子地板在他的沉重的腳下發出吱吱之聲。葉列明的面色陰暗着，因為德軍坦克在包抄他某軍的左翼。

「喂，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師委員突然說，「你從小吃慣綠蘋果，從鄰家的花園裏摘出來，直到現在還保持着這個習慣，你看別人却爲了你苦惱。」大家都向放在旁邊的咬動的蘋果看了一眼，並且笑了起來。

「應該不僅放些綠蘋果，確實胡鬧，」葉列明說。

「是，中將同志，」書記微笑着說。

「這裏是什麼，」乞列德尼成果走到地圖跟前向參謀長說。「你提議在這條線上立足鞏固嗎？」

「是在這裏，師委員同志，維克多爾·安得列葉維赤以爲在這裏我們能够很積極的，更有效果的使用我們的防禦手段。」

「這是對的，」司令說，「參謀長主張在這裏進行更善的機動戰術，在馬爾契興那·布達區使行反攻，奪回這村子。你以爲怎樣，師委員？」

「奪回馬爾契與那·布達？」乞列德尼成果重聞一聲，他的聲音裏隱藏着一種使大家都向他望一眼的東西。他抽了幾口快要熄滅的烟斗，噴出烟球，用一隻手向這烟揮動一下，長久地默默地注視着地圖。

「不，我反對，」他說，把烟斗的咀子指在地圖上，解釋他為什麼認為這戰事是不完善的。

司令口述加強左翼軍隊和調撥沙馬林（Самарин）軍隊的命令。他命令把他後備軍中所有射擊部隊中的一隊派去迎擊德軍坦克。

「好，並且我還要給他們一個好委員。」乞列德尼成果說，緊接司令之後，也把命令簽了字。

這時遲鈍的滾來飛機炸彈的爆裂聲，接着又來了第二聲。又聽見小口徑高射炮均勻的射擊聲，德國轟炸機低低的幽怨的摩托聲。廳屋裏所有的人都沒有向窗戶那面掉轉頭去。僅僅參謀長向上校憤怒的說：「再過兩分鐘在城內發出空襲警報。」師委員對書記說：

「奧爾洛夫斯基（Орловский）同志，給我把波加列夫招呼來。」

「他在這裏，師委員同志，我本想在會議之後再通報你的。」

「好，」師委員說，在走出廳屋的時候，向葉列明道：「那末，關於蘋果的事算就說妥了嗎？」

「是的，師委員，說妥了，」司令說。「各種蘋果都有。」

「那就好了，」乞列德尼成果說着，和微笑着的將軍和上校一同走到門口去。他在門裏忽忽的對上校說：「你，上校，不該拿自來水筆出來旋轉，旋轉鋼筆做什麼呢？難道可以有一秒鐘遲疑嗎？不能，不能！我們要打德國人。」

自認為懂得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軍事委員會書記奧爾洛夫斯基總覺得師委員對於波加列夫的感情是難於瞭解的。師委員是一個老軍人，在軍隊裏服務了約近二十年，對於從後備軍中召來的指揮員和委員總持着某些懷疑態度。波加列夫却是例外，所以書記不瞭解。

師委員和波加列夫談話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人，失去了他的沉默性，有一次他和波加列夫在辦公室裏幾乎一直坐到天亮。書記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師委員熱烈的說話，說得很多，說得很高，提出問題，然後又說。當書記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兩個談話者十分熱烈，看上去，

他們並沒有爭論，是進行着對於他們兩人非常重要的談話。現在，當節委員走出會議廳，看見他進去時站起身來並且立正的波加列夫時，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微笑，而用嚴峻的面色走到他跟前，用那種即使是最隆重的校閱時書記也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的那種聲音說：

「波加列夫同志，任命你做射擊部隊的軍事委員，指揮這部隊是極重要的任務。」

波加列夫說：

「承蒙信任，謝謝。」

三

謝妙·伊格那季亦夫（Семен Игнатьев），第一射擊連的戰鬥員，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強健的青年，戰爭之前住在鄧拉州（Ту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一個集體農場裏。軍事委員會的通知書是夜裏送給他的，當他睡在乾草場的時候。這正巧是夜裏的那個時候，當波加列夫接到電話，要他明天到紅軍政治管理局去一趟的時候。伊格那季亦夫喜歡和同志們回憶往事：「嘿，人家給我歡送得才熱鬧呢，在機關槍工廠裏做工的三個哥哥，夜裏和妻子們一同從都拉來，耕種機站的總技師也來，喝了很多酒，並且唱歌。」現在這種歡送對於他已經是快樂的，隆重的，但是在分別的時候，伊格那季亦夫卻不容易看他哭哭啼啼的母親，故提勇氣的老父。老父說：「興卡（Сенька^①），你看，這是兩顆銀質喬治章^②還有兩顆金的，我拿它們去買自由公債了，你看我當工兵的父親，曾經把德國兵團連橋給掀起來。」雖然老人故提勇氣，但是，看來，他是要和女人們一同痛哭。謝妙是他五個兒子中最寵愛，最快樂和親暱的一個。

謝妙預備娶集體農場主席的女兒馬魯霞·畢索慶娜（Маруся Песочина）做妻子。她在奧陀亦夫（Одоев）城簿計講習所攻讀，本來在七月一日之後就應該回家的。女朋友們：特別是母親，警告過她；她們

① Семен 的愛稱。

② 帝俄時的軍事勳章。